



▲鍾瑩瑩任職的顧問公司，專為大型基建進行環境影響評估，也為企業作環境報告。

與天地相參

鍾瑩瑩

96 崇基 · 環境科學

不焚林而獵，不竭澤而漁，超越環境容忍極限的開發行為，古人早已不取。今日，都市化和資源開發，卻不斷蹂躪大自然，帶來的遺害，甚至禍延子孫。可持續的發展，已成為全人類的責任和承擔。

鍾瑩瑩生於書香門第，出生已跟中大結下不解之緣，父親畢業於中大，是中大的教育學院教授。中大既是她的家園，亦成為其母校，之後負笈英國阿伯丁大學及劍橋大學深造。

鍾瑩瑩受蒼天眷顧，不知是否命中註定，要來彌補這片天裂；她唸的環境科學，利用化學、生化和生物的知識，恢復人類和大自然的和諧。

「可持續發展」

聯合國環境與發展世界委員會報告，開宗明義指出——「可持續發展是：既能滿足現今的需求，又不損害子孫後代滿足其需求的發展模式。」（《我們的共同未來》，一九八七年）。

畢業後的兩年，鍾瑩瑩一直參與規劃署主導的「香港二十一世紀可持續發展顧問研究」。研究於二零零一年完成，為「可持續發展」制定了適切香港的定義、指導性準則及指標，又開發了電腦輔助的評估



▲劍橋大學的傳統之一，學生領取畢業證書前，須從所屬書院走路至頒發證書的Senate House，全程須數十分鐘，鍾瑩瑩與走在身後的學妹徐以平（97逸夫環境科學）同年畢業。

工具。「可持續發展」包含三大範疇——經濟、社會及環境，鍾瑩瑩負責環境方面。

「可持續發展可說是環境保護的最終目標，雖然有些人懷疑研究過於抽象，最終會流為空談。事實上，相對只研究實際環境污染問題，或者集中發展保護環境方法，前瞻性研究甚具意義。」香港特區政府亦從二零零一年十二月起，規定各決策局提出重要政策之前，須就可持續發展的影響作出評估。

最初，環境科學並非鍾瑩瑩的入學首選。「大概因為父親畢業於化學系，我高考成绩亦以化學最好，所以報讀中大化學



▲於阿伯丁大學唸碩士時，鍾瑩瑩（右）與同學赴蘇格蘭最北部考察。

系，亦已獲得取錄。」臨近註冊入學，她收到化學系來函，詢問有否興趣轉讀由化學系、生物系及生物化學系合作開辦的新課程——環境科學。雖然未有詳細了解課程內容，但她直覺「環境科學」似較實用，於是轉讀。

留學夢成

鍾瑩瑩的性格嫻靜，並不熱衷學校活動，不過，暑期卻經常隨父親遊山玩水。有次到英國參觀劍橋大學，懾於百年學府的莊嚴肅穆，令她悠然神往。本科畢業後，鍾瑩瑩申請數個留學英國的獎學金，結果獲兩所著名大學——阿伯丁大學和劍橋大學，接受她的申請。

劍橋較有名氣，阿伯丁大學所發的獎學金，卻支付了所有學費、生活費和來回機票，劍橋大學就只能供學費之用。於是她去信劍橋，申請保留學位一年，先到阿伯丁大學，完成一年的碩士課程，再返劍橋進修，先後取得兩個碩士。「想不到夢境成真，而且還可以加倍實現。」

任重道遠

三所大學各給予不同的訓練：中大的課程集中環境科學的基本知識；阿伯丁大學偏重科學和工程學訓練；劍橋大學則在城市規劃著墨較多。

鍾瑩瑩現任職於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(ERM)，其中負責為不同企業作環境報告。「起初讀書的時候，以為環保就是環保，如今愈益感到其千絲萬縷；其中還涉及政治、經濟因素，可謂錯綜複雜。」



▲前港督衛奕信勳爵為阿伯丁大學校監，鍾瑩瑩於中國同學會的歡迎茶會上與勳爵夫婦合照。



▲鍾瑩瑩父親鍾財文為中大教育學院教授，一家住在中大教職員宿舍已有十年。

毋論如何，人類必須尊重自然，將享受自然的權力，平均分給當代和下代，可持續發展的理想，任重而道遠。

鍾瑩瑩小檔案



- 93-96 中大環境科學學士
- 96-97 阿伯丁大學環境科學碩士
- 97-98 劍橋大學環境與發展碩士
- 98-99 任職於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(ERM)，負責「香港二十一世紀可持續發展顧問研究」
- 99-00底 任職環保署，繼續負責「香港二十一世紀可持續發展顧問研究」
- 01初至現在 再次返回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(ERM)工作